

秋瑾与伍尔夫女性叙述话语之比较

郭晓春^{1,2}

(1.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2. 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 湖南衡阳 421008)

【摘要】秋瑾和伍尔夫都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们都留下了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思想的作品。她们的女性叙述话语具有巨大的差异,秋瑾的女权思想表达强烈,汪洋恣肆,倾泻而出;而伍尔夫的作品则是徐缓有度,条分缕析,学理性强。造成她们女性叙述话语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个人气质及生活经历是造成她们女性叙述话语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秋瑾;伍尔夫;女性叙述话语

【中图分类号】 I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60(2011)01-0074-04

A Comparison of Qiu Jin's and Virginia Woolf's Feminist Discourse
GUO Xiaochun^{1,2}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China;

2.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Hunan, China)

Abstract Both Qiu Jin and Virginia Woolf are famous feminist writers, writing some works with strong feminist ideas,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many aspects. While Qiu Jin expresses her thoughts strongly, spontaneous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Woolf's works are very cautious in choosing words and expressions, full of philosophical sugges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s, social environment, personal positions and life experience result in their different feminist discourse.

Key words: Qiu Jin; Virginia Woolf; Feminist discourse

秋瑾和伍尔夫同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都是所在国家女权运动的先驱及代表人物,并且她们的作品中都表达了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然而,由于她们来自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国度,处于迥然不同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故致使她们的女性叙述话语有着极大差异。

一、秋瑾的女性叙述话语特点

秋瑾作为中国清朝末期活跃的女性革命家和诗人,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又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有着女性叙述话语的鲜明特色。通过阅读秋瑾作品,不难

发现,其叙述话语有以下特点:

(一)感情强烈,语言真挚富有感染力

秋瑾的作品其文字有如泻堤之江水,汹涌激荡,劲力十足,情满字里行间,令人心神奔放。如她的前期闺阁诗《春日偶占》:“春色依依映碧纱,窗前重发旧时花。燕儿去后无消息,寂寞当年王谢家。”^{[1] 22}本诗由春色起句,伤感地看到“窗前重发旧时花”,去年燕子无处寻觅,表达了作者叹春的失落心情,感情真挚自然。再如《月夜怀故人》:“料峭霜风夜气寒,深闺珍重絮衣单。伯牙焦尾音何渺,皓月团圆不忍看。”^{[1] 26}《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帽易兜鍪。”^{[1] 27}

收稿日期:2010-11-08

作者简介:郭晓春(1974-)男,湖南汝城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该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秋瑾与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之比较”(08B009)之研究成果

后期由于亲感国恨家仇,作品更是饱蘸浓情,惊天地,泣鬼神。如《对酒》:“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尤能化碧涛。”^{[1] 224}

(二) 语言激进,一针见血

秋瑾的作品不仅感情强烈,而且用语激进,非一般女性作家之可为。这种激进,主要针对男性的贬抑,以及对女性的褒扬。这一倾向,早期作品便可见痕迹。“谪来尘世耻为男,翠鬓荷戈上将坛。忠孝而今归女子,千秋羞说左宁南。”^{[1] 4}又如《宝剑篇》中有:“女辱或自杀,男甘作顺民。”“如斯巾帼女儿,有志复仇能动石;多少须眉男子,无人倡议敢排金。”^{[1] 354}

(三) 多用男性语气

秋瑾虽是个性鲜明女性作家,但其作品与其性别有天壤之别。她的作品毫无纤柔之味,而是豪爽凌厉,刚健无比,其语气,其笔锋,与男性作家并无两样。“今古争传女壮头,红颜谁说不开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震九州。”^{[1] 4}秋瑾所处的时代,虽说清政府风雨飘摇,但正统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男主外,女主内”,“立身行事,扬名于后世”,仍是男人们的事。但秋瑾却以男人的口吻写出男性十足的诗句,的确令人称奇。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成为秋瑾作品一大特色。

(四) 绝大多数为诗词作品,典故多

秋瑾的作品多用诗词书写,就连她未竟的弹词小说《精卫石》也通篇用诗表达。再者,秋瑾诗词用典甚多,几乎每一篇均有典故,体现作者知识的渊博,也成为作品的一大特色。故此,一些看似简单易懂的诗也暗含玄机,峰回路转,令人不可骤得。如《望乡》:“白云斜挂蔚蓝天,独自登临一怅然。欲望家乡何处似?乱峰深里翠如烟。”^{[1] 22}这本是一首登高望远怀乡诗,由蓝天白云而念及家乡的怅惘之情,跃然纸上,句意浅显易懂。然而,要真正了解诗句,还得费一番周折。这里的“白云”可不是普通的白云,这里指家乡,典出《唐书·狄仁杰传》:“蔚蓝天”亦非寻常,语源杜甫《冬到金华》诗:“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怅然”则出自宋玉《神女赋序》:“乱峰”取材朱熹《冬日》诗。

二、伍尔夫女性叙述话语特点

与秋瑾相比,伍尔夫的语言则是另一番风味

她作为西方“先锋派”作家,一生致力于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早期作品尚有些许传统的烙印,到了后期,则醉心于语言的精雕细琢,沉迷于形式美的陶铸。综观伍尔夫的作品,其语言具有以下特色:

(一) 谆谆说教,迂回明理

与秋瑾不同,伍尔夫作品中的语言,绝无咄咄逼人之势。同为女性权利,秋瑾措辞如滚滚怒江水,锋芒毕露,一吐为快。伍尔夫风格与其迥异,行文如绵绵细流,潺潺溪水,其声也渺,其流也长。以其传世名著《自己的一间屋》为例,起主旨无非是说明女性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一定的收入,这样才能有条件进行创作,达成女文人的愿望。为此小小目的,作者不吝笔墨,洋洋洒洒写了上几万言。从大英图书馆对女性的冷眼相向,侃到妇女经济收入的微薄以至无力于学,还聊到古往今来各位谦谦君子对女性的诋毁和蔑视,并且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天才妹妹最后沦落宵尘,芳年早逝,最后甚至提出“双性同体”这一概念。经过反复的迂回曲折,最终才尘埃落定,声尽曲成。

(二) 语言平实,娓娓道来

伍尔夫的言辞,非常的平实,无豪言壮语,无人木三寸之愤怒。即使她认为对女性极为不公之事,她也能克制自己,语言仍然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当她提到图书馆向女性关闭大门时,满腔怒火,但是她却发而有度。“当我气冲冲地走下台阶时,我发誓,我将永远也不会激起那些回声,我将永远也不会再次要求获得那种周到的款待了。”^{[2] 492}被拒之于图书馆门外,对于一个出生与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来说,无疑一个极大的侮辱,但伍尔夫并未谩骂,而是进行了一种内心的无声的强烈反抗。在提及女性社会及家庭地位的低下时,她同样能克制自己的雷霆之怒。“这样一来,一种非常奇怪的复合人就出现了。在想象中,她最为重要,而实际上,她则完全无足轻重。从始至终她都遍布在诗歌中,但她又几乎完全缺席于历史。在虚构的作品中,她主宰了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而实际上,只要父母硬把戒指戴在她们手上,她就是任何一个男孩的奴隶。”^{[2] 528}

(三) 哲理意味强,学术意味浓

伍尔夫的语言,虽无炽热的感情色彩,却富有哲理意味,耐人寻味。如在谈到男女之间在经济上的巨大差异时,她写道:“为什么男人喝酒而女人却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是如此富足而另一个性别确是

如此贫穷?贫穷给小说带来了什么效果?什么条件对艺术作品的创作来说是必要的?”^{[2] 510}这里作者连用了几个反问句,看似平淡,其实发人深省。特别是“喝酒”与“喝水”,“富足”与“贫穷”的对比,浅显中暗含玄机。此外,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她破天荒的创造出“双性同体”这一富有特色的文学学术语。“这样一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都有两种力量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正常而又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二者共同和谐的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2] 578}

(四)技巧多变,用语精妙

伍尔夫不愧为当代语言大师,具有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她的作品广泛使用先锋派创作技巧——意识流,并且把后印象主义的绘画技巧应用到作品创作中。因此,她的大部分作品基本都是思绪的流动,时空倒置,天马行空,令普通读者费解,这也造成部分读者有嚼蜡的感觉。另外,绘画技巧在她作品中的运用,使她的不少作品成为无声的画,展现给读者一幅美丽异常的风景画。如《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海浪》(The Waves)、《奥兰多》(Orlando)等等。甚至她的一些散文作品也时常描绘优美的画面,如《飞蛾之死》(The Death of a Moth)。技巧的多变,使伍尔夫不仅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更是影响深远的语言大师。

三、秋瑾与伍尔夫叙述话语差异探源

作为处于当时性别歧视还异常严重的社会环境中的作家,秋瑾和伍尔夫都进行了抗争,都为女性的权利发出了呐喊。但是,她们呐喊的方式却是如此截然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文化传统的差异

中西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对文学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文献总集《尚书》中,首先提出“诗言志”,成为后世文人一直遵守的圭臬,影响中国文学几千年。其后的文论都基本是其注脚,《毛诗序》把这一论点进一步发扬光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3] 66}由此可知,中国的文学作品以抒发内心情志为己任,这也是秋瑾作品充满激情和力量的原因。相反,西方文学走的是另一条道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柏拉图提出的“模仿说”,认为诗是“影子的影子”,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他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把这一观点继续推进。这一本质决定西方文学是理性的,客观的,与中国的感性主观泾渭分明。伍尔夫的文章,虽说也有不少感情色彩的句子,但绝大都是对事实的叙述。有鉴于此,习惯于“诗缘情而绮靡”,“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之舞咏”的中国读者,总觉得读外国作品有嚼蜡之感。另外,中国直至清末,以诗为主流传统没有间断过,从《诗经》开始,经历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种诗体创作一直的延续了下来,直到明清,仍然是创作的主要形式,秋瑾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英国的情况则不同,伍尔夫之前的女作家都从事小说创作,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布朗蒂姐妹(Bronte sisters),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这些英国著名女作家都是以写小说闻名于世,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作家,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这造成了她们创作体裁的不同。

(二)中西文学的审美追求不同

在《易经》中,中国对其后文学创作的审美取向便已有所规定:“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3] 4}《论语》中写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 23}可见,中国古代文学是很重视文采的,到刘勰时,发展为“风骨论”。“风”是指诗歌要有感情色彩,“骨”是指文辞要刚健有力。“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如形之包气。”“风骨论”为后世中国文人所推崇,影响非常深远。秋瑾的作品很明显具有这一倾向。西方的文学审美,相比中国要复杂点,特别是到了现代,各种文学理论层出不穷,甚至发展到丑美。但总的来讲,在漫长的文学史中,郎吉努斯的《论崇高》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提出了优秀作品的五要素:伟大庄严的思想,强烈的感情,灵活的修辞技巧,高雅的措辞及浑为一体的结构。作为现代派作家,伍尔夫受先锋派的影响较大,如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艾略特的“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诗不是表现个性,而是抹杀个性”,以及形式主义的影响。所以,伍尔夫的作品较少地流露出个人的感情,注重的一种结构形式美

(三)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创作也有重大影响。秋瑾时代的中国,满清四面楚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连自己的政权都难以保持,更没有精力去染指日益高涨的妇女运动,这为秋瑾她们为女性争权益提供了良机。同时,秋瑾也是一个革命家,以推翻清廷为己任,故其作品能做到有感而发,汪洋恣肆,毫无顾忌。“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杰?算只有娥眉队里,时闻杰出。”^{[1] 324}“打破从前奴隶圈,惊回大地繁华梦。”^{[1] 233}“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1] 238}“吾今欲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华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1] 374}以上话语都体现了秋瑾作为一个女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源于国家衰亡的激发,故能发振聋发聩之呐喊,抒惊天泣鬼之情怀。伍尔夫所处环境则完全不同,当时英国是一个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疯狂的扩张殖民地,具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能牢牢地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行。伍尔夫从小所受的都是“房子里天使”式的教育,女性应以操持家务为己任,从属于男性,而且她自己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个典范。虽说当时也有些妇女维权运动,都难动帝国根基,男权思想仍根深蒂固。伍尔夫是没有公然提出男女平权的勇气,只是心中愤愤不平而已。她的批评和斗争,也是隐晦而拐弯抹角的。很明显,她不想自惹麻烦,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因此,她的具有较强女性意识的作品如《自己的一间屋》、《三枚金币》,以及她的一些小说如《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日与夜》、《雅各的房间》都没有很突出的女性维权主张,只是深入细致的述说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内心活动。相对与秋瑾直接而强烈的女性主张,显得要薄弱无力得多。

(四) 个人气质,生活经历

性情的不同,对文辞亦有很大影响。正如《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譎,文苑波诡者矣。”^{[4] 308}秋瑾与伍尔夫的性格截然不同,致使她们的文风一个外露一个内敛。另外,生活经历的不同也塑造了她们的文风。秋瑾经历了家破国将亡的痛苦,因而反抗是唯一的出路,参加革命团体更是增强了她的底气,因此,字行里间渗透着一种不怕死的气概,更不用说为妇女争取权利。伍尔夫的经历则截然不同,自小到老都生活于中产家庭,由于其自小受到同父异母兄弟的性侵犯,使她有反抗思想的同时也对男性具有恐惧心里。中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注定伍尔夫不敢进行强烈的抗争,她害怕失败,更害怕失去资产阶级的地位,这也决定了她的抗争的不彻底性。

四、结语

秋瑾和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者,由于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女性思想的内涵和表达必然难免有极大差异。然而,无论她们之间差异如何,她们的共同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思想上的积极与上进,并同样对妇女的解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理应受到世人的尊敬和爱戴,并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 [1] 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 [2] 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全集II[M].王义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3] 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先秦至唐五代卷)[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4] 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